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六十卷目錄

隱逸部名賢列傳四

後漢二

- | | |
|------|------|
| 周燮 | 馮良 |
| 郭太 | 孟敏 |
| 庾乘 | 郎宗 |
| 張楷 | 矯慎 |
| 戴良 | 法真 |
| 符融 | 黃憲 |
| 徐樨 | 姜肱 |
| 夏馥 | 漢陰老父 |
| 陳留老父 | 韓康 |
| 周處 | 魏桓 |
| 姜岐 | 荀靖 |
| 張仲蔚 | 任旄 |
| 周參 | 陸著 |
| 章著 | 景毅 |
| 申屠蟠 | 張元 |
| 張奉 | 龐公 |
| 任安 | 杜微 |
| 袁閔 | 廖扶 |
| 楊后 | 衛衡 |
| 陸瑋 | |
| 魏 | |
| 管寧 | 張雍 |
| 胡昭 | |

學行典第二百六十卷

隱逸部名賢列傳四

後漢二

周燮

按後漢書周燮傳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承孫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園之陟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進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

馮良

按後漢書周燮傳馮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縣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郭太

按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言制乃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實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然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墓爲文旣而謂潯陽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六十卷目錄

隱逸部名賢列傳四

後漢二

周燮	馮良
郭太	孟敏
庾乘	郎宗
張楷	矯慎
戴良	法真
符融	黃憲
徐樨	姜肱
夏馥	漢陰老父
陳留老父	韓康
周處	魏桓
姜岐	荀靖
張仲蔚	任旄
周穆	陸著
章著	景毅
申屠蟠	張元
張奉	龐公
任安	杜微
袁閔	廖扶
楊后	衛衡
陸瑋	
魏	
管寧	張翥
胡昭	

學行典第二百六十卷

隱逸部名賢列傳四

後漢二

周燮

按後漢書周燮傳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差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承孫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龍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園之陟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進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

馮良

按後漢書周燮傳馮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縣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郭太

按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言制乃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然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墓爲文旣而謂潯陽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始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

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上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孟敏

按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甌噐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庚乘

按後漢書郭太傳庚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郎宗

按青州府志郎宗安丘人字仲綬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嘗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拜吳令粹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候見知聞徵書到夜懸印綬於縣庭而避終身不仕

張楷

按後漢書張霸傳霸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借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貧賤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

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窺跡幽數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說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病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露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矯慎

按後漢書逸民傳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著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親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關舉賢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馮瑤隱於汧山以免累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

按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憂廬鳴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筒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

按後漢書逸民傳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閒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良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元纁屈也臣願聖

朝就加哀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避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按三國志法正傳注三輔決錄曰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且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真于聽中窺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操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

符融

按後漢書符融傳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衷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俗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

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仙等三人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賴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鸞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黃憲

按後漢書黃憲傳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徐穉

按後漢書徐穉傳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

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鑠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諸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引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引禮行轉相約救不犯其間建安中卒

姜肱

按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

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各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李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首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輶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貢上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夏馥

按後漢書夏馥傳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

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備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繚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半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漢陰老父

按後漢書漢陰老父傳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

按後漢書逸民傳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淵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韓康

按後漢書逸民傳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不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周舉

按後漢書周舉傳舉字巨勝少尚元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名豪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舉舉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舉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舉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元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窺身暮老肅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舉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舉曾祖父揚至舉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魏桓

按後漢書周黃徐姜傳序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

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按高士傳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元為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病不就元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欲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元怒益隨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元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荀靖

按高士傳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閨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諡靖者二十六人頽陰令丘頑追號靖曰元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諡曰昭定先生

張仲蔚

按高士傳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

龔知之

任旆

按青州府志任旆字子旗博昌人守節厲行黃巾賊寇博昌聞旆姓名曰夙聞任子旗天下賢士那可入其鄉

周璆

按青州府志周璆字安臨濟人字孟玉志行高潔郡守屢徵不起惟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設一榻去即縣之後蕃為豫章太守待徐穉亦然

陸著

按王僧虔吳地志處士陸著字文伯漢桓靈之閒州府交辟並不就唯事樓遵臨卒諡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勿荷仕濁世子弟遵訓遂二代不仕並有盛名

章著

按陝西通志章著字休明平陵人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梁冀辟不就桓帝公車備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採藥不返

景殺

按四川總志景殺蜀郡人靈帝時李膺坐鉤黨詣獄門生故吏並禁錮殺子碩為膺門徒未及錄殺慨然曰本為膺賢遺子師之豈可漏名苟安遂自表免歸時人美之

申屠蟠

按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織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

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徒激忍辱之子不遺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識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備為漆工

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秉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覽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華之閒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琬辟不就及琬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執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禍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生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殺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耶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

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賴川苟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率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賴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張元

按後漢書張霸傳霸孫元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悅予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

言誰今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張奉

按謝承後漢書張奉字公先弟表字公儀河內人兄弟少有高節立精舍教授惡衣糲食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麗奴婢百人皆被羅縠輜輶充路婦人門數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其妻侍奉入乃徑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妾煩陋使侍君巾櫛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執梁鴻之節妾懷孟光之微志奉無以答妻悉徹玩飾被服奴婢著縵帛執紼具奉然後納之連徵不就謂之張氏兩賢

龐公

按後漢書逸民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岷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籠籠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

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子山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魏黃門吏部郎子漢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任安

按後漢書任安傳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之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初七年卒於家

杜微

按梓潼士女志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任安弟子先主定蜀常稱聲聞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爲主簿與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亮表拜諫議大夫從其所志

袁閔

按後漢書袁閔傳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質爲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質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質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

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聞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管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恩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

廖扶

按後漢書廖扶傳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憐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嘗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于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傳舉並知名

楊后

按謝承後漢書楊后字仲桓廣漢人潛身數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嫌其苛暴時耕於天澤即委劬

疾逝參甚悲之收其妻子錄繫欲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衛衡

按漢中士女志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汗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子真不屈其志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陸瑋

按浙江通志陸瑋字文該錢塘人後漢時納祿隱居於靈隱山

魏

管寧

按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慈其孤貧咸共贈賄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

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

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穢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運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著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易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苗縣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伴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痼痼疾彌留連連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征營諒息悼心失圖恩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

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履恩有紀極不意靈淵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聚枕驚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咎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在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微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老疾厄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早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饗沽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濯手足關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艾智寔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通侯時而動是以驚鷺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元虛澹泊與道遙遠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闢奧韻古今於何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戴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嚆諸羣公思求備又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單門偃息窮巷飯糗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宸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管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上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邁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寶禮舊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屬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聲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與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遵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會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

張璠

按魏志管寧傳張璠字子明養志不仕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道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巖然磐峙倉實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祚命東序之世實事班天下任令于緯連齋以問璠璠密謂緯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輿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璠門陰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日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慙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

按管寧傳穎川胡昭字孔明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

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
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
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
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與兵
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
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復等遂南附關羽羽授
印給兵還爲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
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
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
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
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
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屬風俗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
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
鄲淳衛覬草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注高
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
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峭澗之間止生生不
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樹樹其盟
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
於鄉鄰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
餘家饑乏漸相劫掠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
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
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朝廷以戎車未
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顯休復與
庾嶷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
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顯等位皆常
伯納言疑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

行也昭有德著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
從誕議也

第二百六十一卷目錄

隱逸部各賢列傳五

晉一

皇甫謐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榮

郭琦

范毓

劉兆

范喬

蘇門山隱者

宋隱

王範

伍朝

徐苗

魯勝

霍原

魯褒

范騰

任旭

王朝

董養

辛謐

張忠

郭文

楊軻

孔沉

杜夷

學行典第二百六十一卷
隱逸部各賢列傳五

晉一

皇甫謐

按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菓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

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作元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聲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耽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應天乎叔父有

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錢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我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奉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故乃伏枕而嘆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迴吐靈故黃鍾大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

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猶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寔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應有司上招廷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脫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顧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壁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策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闥闢芳玉岑登紫閣待北辰翻然景耀雖香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耀忘青紫之班駟解客服之光榮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實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琴瑟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元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袁

周之末貴許賤誠幸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遍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闊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趣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榮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無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逸民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適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賢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攬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賤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于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錫陽扁鵲造說而尸起文擊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頒下詔救還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疴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網不開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卑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吾果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關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嗽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詔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棟樑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疴抱聲牀靡離食明時懼斃命路隔設臣不疾已遺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神垂恕更旌瓊後索隱於傳嚴收釣於淵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謠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超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忘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

不倫嘗悲悲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謠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委裘易之明義元纁之贊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體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元晏先生以為亡存天下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食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食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骸形骸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藏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瓊瑤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

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貯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賜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纁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稍為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蓮蔭裏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說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蓮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干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耐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葬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

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攀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孫登

按晉書隱逸傳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惡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籍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按晉書隱逸傳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

時乞於市得殘碎縐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會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分頌聲沒夏政衰今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繯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淳鸚鵡能言酒濱洋聲衆人所翫豈合物情元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所彼梁魚遂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然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闢我卑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真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按晉書隱逸傳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樵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任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

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閒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閒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古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開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船之曰從父開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舞靈談鬼笑飛騰挑拌酬酢翻翻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與衛文公爲之悲婉蟬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李恒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悅氣吾常恨不得顧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踉蹌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鄉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柁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鱗鰲躍後作鯨鯢引飛鵠首撥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

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懷遠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俯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鄩邦崩俎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譟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髮髯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而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車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鼓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

按晉書隱逸傳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邑主愧之乃不復

爲暴威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官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外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粲

按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葉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外國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聚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敵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官令項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特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閤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于孫恆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與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

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爲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郭琦

按晉書隱逸傳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范毓

按晉書范毓傳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壟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於是青士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敦授性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奇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劉兆

按晉書劉兆傳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途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

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讀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鞭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耳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千卓焰耀育膺

范喬

按晉書范粲傳粲子喬字伯孫好學不倦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叙尚書郎王琨薦喬曰喬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筆詠誅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七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思求海內幽遜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于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元康八年卒

蘇門山隱者

按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有竹實數斛日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

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肅然不經聽乃對之長嘯其音響亮蘇門生追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宋隱

按畿輔通志宋隱字處默其先介休人慕容廆時父恭徙家列人隱性至孝專精好學魏太祖拜尚書吏部郎尋以母喪歸列人復被徵固辭不就臨終謂其子經曰苟能入順父母出悌鄉黨以忠清奉之幸仕郡曹足矣不勞遠請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之累耳世以爲名言隱弟輔懷慨有大節博覽羣書州辟別駕宣並子溫俱徵拜中書博士溫卒累贈列人定侯

王範

按廣東通志王範南海人好讀書有鑒識州閭重之吳孫皓時閉戶不出或問其緣對曰見彈繳而弗避非靈禽也處亂世而求聞達非智士也人以爲名言郭馬亂廣州逐刺史徐旗範從旗避難歸以琴書自娛未嘗妄交有司賢其行薦辟之皆辭晉平吳後遵行九品官人之法每州置大小中正刺史熊睦薦州人德充才盛無倫範者舉秀才乃以範爲廣州大中正選舉人才第其高下皆慨輿論時祕書丞河內司馬彪號博學嘗著九州春秋盛行於時範閱之見其略於嶺服紀錄弗稱乃蒐羅百粵典故爲書名曰交廣春秋泰康八年表上之訂述該覈衆見之稱服自是名動京師範爲人卓犖不羣篤學至老不廢交廣素缺修載自範始創爲之文獻賴以存焉

伍朝

按晉書隱逸傳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連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遠圖以終身故令敦寢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於家

徐苗

按晉書徐苗傳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鋤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元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瘡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遺孤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末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浴衣檢棺槨葬露車載尸草席瓦器而已

魯勝

按晉書隱逸傳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二百六十一卷隱逸部

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與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霍原

按晉書隱逸傳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

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書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為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為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魯褒

按晉書隱逸傳魯褒字原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思耗折難折家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嗟矣富人哀此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

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巖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巖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范騰

按晉書隱逸傳范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閭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按晉書隱逸傳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復狼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諫言以至

于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末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傳異之士太守仇緱薦旭清貞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屈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因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遺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可太厚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于家

王朝

按高士傳王朝字世明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鎮南將軍劉弘上請補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竟不聽尚書郎吳濟言朝守靜衡門志道日新誠江南之良才丘園之逸老也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貴於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朝竟不就後卒於家

董養

按晉書隱逸傳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舉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敕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